中国劳动力再配置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岳龙华　杨仕元

【提　要】尽管劳动力再配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但现有文献高估了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4年之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然而2004年之后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开始低于西部地区。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均表现出递减的趋势。中国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的根源在于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和劳动投入的增长缓慢。

【关键词】劳动力再配置　经济增长　二元经济　结构变动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4－0029－08

一、引言

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有多大的影响呢？尤其是这种再配置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地区之间增长的差异呢？本文用1991年～2009年中国31个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来回答上述问题。

在有关增长和发展的文献中，再配置效应的研究大部分是在两部门增长模型的框架下，该框架把经济增长视为整体经济中的每个部门增加值的加权平均。实证研究上，大多数文献利用产出增长对投资和其他一些变量进行截面回归或混合回归的方法。该研究领域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M. 赛尔奎因（1986），自此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Dowrick和Gemmell（1991）① 研究了“富裕”国家和“中等国家”两个群组1960年～1973年和1973年～1988年两个时段的数据，结果表明部门间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GDP增长有很大的贡献。World Bank（1996）② 研究认为1985年～1989年间中国的劳动力再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为17.3%，而1990年～1994年间的贡献为6.9%，1985年～1994年的贡献为10.7%。姚战琪（2009）③ 采用跨产业的面板数据，对1995年～2007年的中国经济总体和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再配置进行了研究，估算出经济总体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0.3%，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0.01%。以上文献尽管涉及了劳动力再配置问题，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没有关注不同省份劳动力再配置的差异性和变动趋势。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讨论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省份劳动力再配置的差异性问题，从而研究20

* 本文为四川省农村发展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R1226）和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课题资助项目（项目编号：JBK1207071）。

① Dowrick, S., Gemmell, N., Industrialization, Catching up and Economic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across the World's Capitalist Economie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1, 101 (405), 263－275.

② The Chinese Economy: Fighting Inflation, Deepening Reform, A World Bank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6, p. 112.

③ 姚战琪：《生产率增长与要素再配置效应——中国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再配置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变化趋势。

本文接下来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劳动力再配置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利用第二部分构建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第四部分是结论性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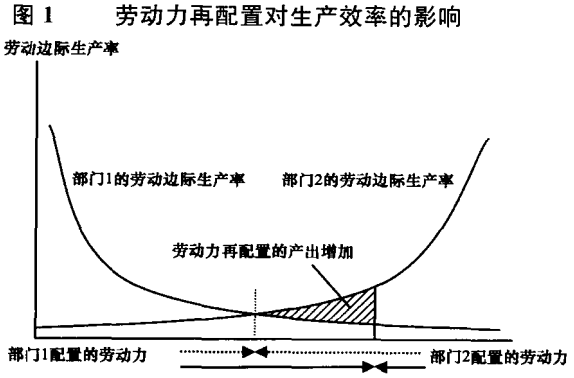
二、劳动力再配置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

在本节，我们将考虑劳动力再配置与生产效率的关系，同时给出测算劳动力再配置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方法。

（一）两个部门的经济

众所周知，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配置不当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无效率。相应地，生产要素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我们在一个简单的情形下来分析这个问题。假设经济体只有两个部门，即部门1和部门2。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生产函数，经济总产出等于这两个部门的产出之和。如果每一个部门的资本投入量固定不变，那么产出的总值将在两个部门的劳动边际产量相等时达到最大。图1显示的是部门1从对劳动力的过度配置到合理配置导致生产效率增加的情形。横轴表示每个部门的劳动力数量，两条曲线分别表示部门1和部门2的劳动边际产量，部门2的曲线沿横轴反向而画，从右向左对应部门2所使用的劳动数量的增加。两条曲线的交点代表两个部门之间劳动力的最优配置。当部门1配置的劳动力过多时，部门1的劳动边际产量低于部门2的劳动边际产量。如果一个工人从部门1转移到部门2的话，那么，部门1的产出将下降MPL_1，但是，部门2的产出将上升MPL_2。因此，产出的变化应该等于MPL_2-MPL_1。劳动力从无效率的配置到有效率的配置将提高产出，提高的量等于图中的阴影部分。

图1　劳动力再配置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说明：图中虚线为最优配置，实线为部门1过度配置。

（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测算

我们考虑两部门的二元经济：一个是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现代部门，另一个是涵盖第一产业的传统部门。我们假设这两个部门的生产投入包括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而且劳动和资本可以在两个部门之间完全流动。

总体经济的增长是部门增长的概括。因此从总增长和部门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总产出Y和劳动生产率y的如下关系：

$$Y = \sum_{i=1}^{n} Y_i \tag{1}$$

和

$$y = \sum_{i=1}^{n} \frac{Y_i}{L_i}\frac{L_i}{L} = \sum_{i=1}^{n} y_i \gamma_i \tag{2}$$

式中，γ_i是i部门中的就业比重。

关于时间的微分可以得到总产出增长率和部门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g_Y = \sum_{i=1}^{n} \rho_i g_{Y_i} \tag{3}$$

和

$$g_y = \sum_{i=1}^{n} \rho_i g_{y_i} + \sum_{i=1}^{n} \rho_i g_{\gamma_i} \tag{4}$$

这里$\rho_i = Y_i/Y$是部门i在总产出（GDP）中的比重。

总产出增长率g_Y等于以部门产出为权重的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加权之和。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_y由两项组成：第一项是人均产出的部门增长率的平均数；第二项是拥有不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的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的测量。这里用A（y）来表示第二项，称为“总配置效应”：

$$A(y) = \sum_{i=1}^{n} \rho_i g_{\gamma_i} = \frac{1}{Y}\sum_{i=1}^{n} \dot{L}_i (y_i - y) \tag{5}$$

这里$\dot{L}_i$是i部门劳动在最后一期的变化量。显然$A(y)$依赖于每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值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差异。用边际产值代替平均产值，可以得到生产要素的总配置效应TRE为：

$$TRE = \frac{1}{Y}\sum_{i=1}^{n} \dot{L}_i (ML_i - ML) + \frac{1}{Y}\sum_{i=1}^{n} \dot{K}_i (MK_i - MK) \tag{6}$$

这里ML为劳动的边际产出，MK为资本的边际产出。第一项为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第二项为资本再配置效应。

（三）模型的设定

基于上述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理论框架，这里借鉴World Bank（1996）的方法，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放松对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

$$Y = \sum_i P_i Y_i = \sum_i P_i A_i L_i^{\alpha_i} K_i^{\beta_i} \tag{7}$$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式中：Y 代表国内生产总值（GDP）；i 代表三个产业部门；Y_i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增加值；P_i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增加值的相对价格；P_iY_i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 GDP 的分量；A_i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水平；K_i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的资本存量；L_i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的就业数量。

对（7）式两边取对数变形求导为：

$$g_Y = \alpha g_L + \beta g_K + \sum_i \alpha_i y_i g_{l_i} + \sum_i \beta_i y_i g_{k_i} + \sum_i y_i g_{A_i} \tag{8}$$

式中：g_X 代表变量 X 的增长率；$\alpha = \sum_i y_i \alpha_i$ 代表加权平均的劳动份额；$\beta = \sum_i y_i \beta_i$ 代表加权平均的资本份额；$l_i = L_i/L$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的就业份额；$k_i = K_i/K$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的资本份额；$y_i = P_i \cdot Y_i/Y$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的 GDP 份额。

（8）式前两项是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面三项就是“索洛剩余”，可以看作是全部效率增长的贡献，也即 GDP 增长中无法用生产投入解释的部分。第三项是劳动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效应，称为“劳动力配置效应”；第四项是物质资本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效应，称为“资本配置效应”。

为了分析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的配置效应，这里把第一产业部门作为参照基准，分别计算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配置到第二、第三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即称为“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劳动力再配置对 GDP 的贡献为：

$$\begin{aligned} LRE &= \sum_{i=2,3} L/Y\{MPL_i - MPL_1\} g_{l_i} l_i \\ &= \sum_{i=2,3} L/Y\{\frac{\alpha_i * P_i Y_i}{L_i} - \frac{\alpha_1 * P_1 Y_1}{L_1}\} g_{l_i} l_i \end{aligned} \tag{9}$$

式中，MPL_1 代表第一产业的劳动边际产品价值；MPL_i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价值；P_iY_i 代表第 i 产业部门的 GDP 数量。

由于考察的时间区间比较长，涉及到参数的稳定性，因此我们不应该忽视本模型设定的缺陷。首先，我们没有考虑每一个产业内部细分行业生产率水平的差异性，一定程度上我们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其次，我们没有考虑自然或者经济的外部冲击，甚至是经济周期的影响以及资本和劳动利用率的变化。但是，那些遗漏因素不应该对我们观察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变化趋势产生明显的偏误。我们也没有检验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边际报酬递增（Romer，1987）① 而产生的技术变化的内生性问题，一定程度上技术变化体现在投资中，这种效应应该在对投资回报的估计中观察到。最后，应注意到我们也遗漏了人力资本这一重要的变量。尽管 Zvi Griliches（1963）② 特别强调了在生产函数的设定中人力资本这一要素的特定作用，但由于对分产业的人力资本核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好的办法，③ 主要是缺乏相关的数据，因此本研究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的因素。

三、实证结果

（一）全国农业劳动力再配置效应

自 1990 年以来，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加速了劳动力跨产业的转移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表 1 列出了全国 1991 年～2009 年经济增长核算的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以 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 5.63%，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平均转移效应为 0.18%，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平均转移效应为 0.20%。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份额为 0.38%。分阶段看，1996 年～2000 年由于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宏观环境较差，受其影响，全国 GDP 年均增速仅为 1.56%，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 GDP 增长的贡献仅为 0.07%。从“八五”到“九五”再到“十五”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加速的，然而劳动力对 GDP 增长的贡献在降低，从年均 0.37%变为 0.23%；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再配置效应在增加，由－0.05%变为 0.43%。另外，从表 1 还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诸要素中物质资本的贡献是最大的，这可以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即依靠投资拉动。如为应对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 2007 年底全球金融风暴，中国政府都增加了投资的力度。

图 2 刻画了劳动力的再配置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趋势变动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这种配置效应表现出了较强的周期性。总的配置效应变动趋势和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配置效应变动趋势是趋同的，而劳动力从第

① Romer, P. M., Crazy Explanations for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87, Volume 2, The MIT Press, pp. 163－210.

② Griliches, Z., Estimates of the Aggrega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963, 45 (2), 419－428.

③ 虽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对全国的人力资本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是对产业和行业的人力资本的计算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1 1991 年～2009 年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解 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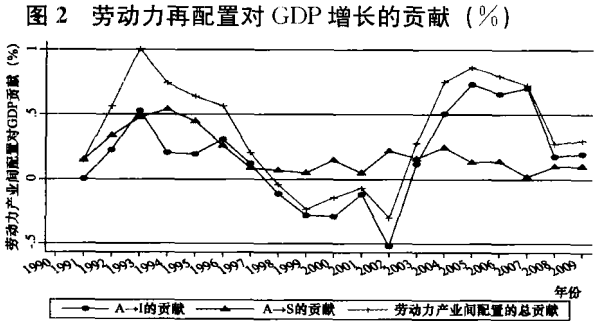
年份	1991～1995 年	1996～2000 年	2001～2005 年	2006～2009 年	1991～2009 年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12.91	1.56	3.22	4.64	5.63
物质资本对 GDP 增长的贡献	7.07	6.70	6.69	8.13	7.09
劳动力对 GDP 增长的贡献	0.33	0.37	0.32	0.23	0.32
未被解释部分对 GDP 增长的贡献	5.51	−5.51	−3.79	−3.71	−1.78
资本配置	0.66	0.20	0.01	−0.12	0.20
技术进步	4.22	−5.78	−4.11	−4.11	−2.36
劳动力配置	0.63	0.074	0.308	0.523	0.377
农业劳动力再配置效应	0.62	0.07	0.306	0.523	0.372
A→I	0.23	−0.05	0.15	0.43	0.177
A→S	0.39	0.12	0.16	0.09	0.196

注：A→I 指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再配置效应；A→S 指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再配置效应。

数据来源：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程计算得到。

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配置效应变动曲线比较平滑。这反映出两类状况：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转移的分布状况。统计资料显示，第二产业是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主要部门，尽管自主雇佣等非正规就业也是劳动力产业转移的主要途径，但是由于对非正规就业的统计数据缺失，这里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状况，极有可能低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再配置效应。二是显示了各个产业自身的特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二者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差别也不大；第二产业多是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它与第一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差距相对要大一些。1993 年之前，三条曲线都是上升的，说明产业间的再配置效应是增大的。但是从 1993 年开始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逐年下降，到 1998 年已经变为负值，2002 年达到最低值，此后开始反弹，逐年上升，到 2005 年达到高点以后又开始下降。但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的再配置效应自 1998 年以来表现相对平稳，仅在某些年份略有起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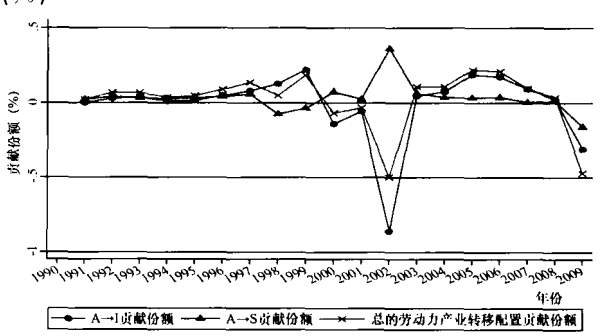
图 2 劳动力再配置对 GDP 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程计算数据绘制。

图 3 刻画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再配置效应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年份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再配置效应小于零外，大部分年份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再配置效应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均为正值。2000 年～2002 年的劳动力产业转移的总配置效应为负值。从劳动力配置的角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大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会趋同，这种劳动力产业转移效应也会随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进程出现衰减甚至消失。2004 年东南沿海出现民工荒，从图 3 也能观察到从 2005 年开始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再配置效应对 GDP 的贡献份额逐年下降，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出现转折的表征，而且说明中国劳动力供给已经从无限供给阶段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了劳动力有限供给的阶段。

图 3 劳动力再配置对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程计算数据绘制。

（二）各省农业劳动力再配置效应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文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划分①来分别观察地域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

① 东、中、西部的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 12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是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9 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等 1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动情况。

分地区看，1991 年～2009 年间，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表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按照时间段是递减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在 1991 年～1995 年间是 0.52%；由于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 1996 年～2000 年间，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变为负值；在 2001 年～2005 年间该效应尽管有所上升，但是不到 1991 年～1995 年间效应的 1/2；在 2006 年～2009 年间，该效应继续下降。劳动力配置效应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包括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配置效应和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配置效应。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劳动力的配置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拓展的空间已经很小。但是仔细观察图 4 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第一类是一线发达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多数年份为负值，说明这类地区已经跨越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农业在这些地区已基本消失，三大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基本趋同，从劳动力产业转移获取经济增长源泉基本不可能；第二类是民营经济发展成熟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经济的拉动还是比较明显的，农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很小，随着这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必然会减小乃至消失；第三类是山东、广西等经济相对不很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农业部门在其经济结构中还有相当的比重，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在大多数年份为正值，这类地区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发挥作用的空间仍然较大。除了上述三类以外，辽宁省是传统工业大省，劳动力配置早已饱和，因此大多数年份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负数。

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变动趋势和东部地区基本一致。但是从表 2 可以看到前三个阶段，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都是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到了 2006 年～2009 年间，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反超东部地区。事实上，在 2004 年之前，劳动力配置的具体表现是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跨地域转移到东部地区。但是自 2004 年民工荒开始，劳动力的跨地域配置开始转变为就地转移，这源于多重因素。一是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如深圳推出的“腾笼换鸟”政策，促使一些附加值低的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迁移；二是农村的税收减免和补贴政策，增大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域务工的机会成本，在本地有工作机会的情况下，劳动力跨地域转移的愿望大大降低；三是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而产生的通货膨胀，极大地增加了城市生活的成本，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所得大幅缩水。图 5 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省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一些，但这些省份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也显现出下降的趋势，尽管有些年份受外部的冲击有一些波动。

表 2　1991 年～2009 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核算分解　　单位：%

区域	年份	1991～1995 年	1996～2000 年	2001～2005 年	2006～2009 年	1991～2009 年
东部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10.53	1.08	2.57	2.93	4.35
	物质资本对 GDP 增长的贡献	10.09	7.25	6.41	7.83	7.897
	劳动力对 GDP 增长的贡献	0.62	0.15	0.76	0.57	0.523
	未被解释部分对 GDP 增长的贡献	−0.17	−6.3	−4.60	−5.46	−4.067
	资本配置	0.57	0.03	0.02	−0.04	0.155
	技术进步	−1.29	−6.28	−4.88	−5.56	−4.450
	劳动力配置	0.55	−0.057	0.26	0.128	0.227
	农业劳动力再配置效应	0.52	−0.078	0.232	0.036	0.188
	A→I	0.21	−0.269	0.142	0.013	0.030
	A→S	0.31	0.191	0.09	0.01	0.157
中部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10.661	1.10	2.787	3.905	4.651
	物质资本对 GDP 增长的贡献	8.105	6.08	6.540	9.08	7.365
	劳动力对 GDP 增长的贡献	0.638	0.20	0.346	−0.029	0.305
	未被解释部分对 GDP 增长的贡献	1.917	−5.18	−4.10	−5.14	−3.02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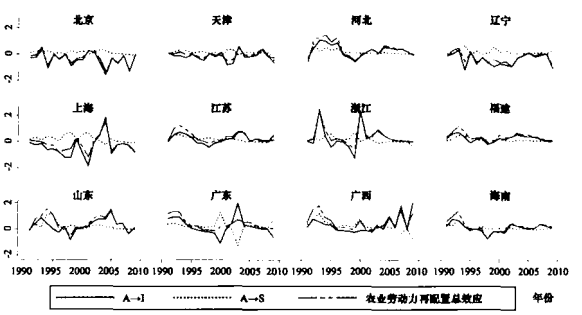
续表

区域	年份	1991～1995 年	1996～2000 年	2001～2005 年	2006～2009 年	1991～2009 年
中部	资本配置	0.653	0.23	0.13	0.052	0.276
	技术进步	0.759	−5.03	−4.46	−5.50	−3.456
	劳动力配置	0.506	−0.377	0.237	0.31	0.160
	农业劳动力再配置效应	0.470	−0.430	0.212	0.198	0.108
	A→I	0.250	−0.470	0.075	0.22	0.008
	A→S	0.220	0.040	0.137	−0.022	0.10
西部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10.884	1.515	3.024	5.229	5.159
	物质资本对 GDP 增长的贡献	5.917	5.600	6.363	7.093	6.198
	劳动力对 GDP 增长的贡献	0.665	0.237	0.368	0.370	0.412
	未被解释部分对 GDP 增长的贡献	4.302	−4.322	−3.707	−2.234	−1.451
	资本配置	1.292	0.507	0.208	0.171	0.564
	技术进步	2.359	−4.807	−4.213	−3.345	−2.457
	劳动力配置	0.651	−0.021	0.298	0.940	0.442
	农业劳动力再配置效应	0.624	−0.445	0.244	0.744	0.373
	A→I	0.366	−0.296	0.117	0.617	0.179
	A→S	0.258	0.252	0.127	0.126	0.194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程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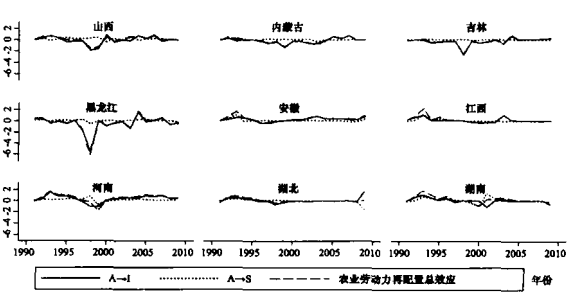
从表 2 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效应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一些。从经济增长的核算中也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一致的情况，就是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对于资本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部高于东部，西部高于中部。劳动力配置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表现并不一致，资本配置效应主要表现为本地区产业间的配置优化，而劳动力配置不仅表现为产业之间的优化，而且在中国更清晰地表现为 2004 年之前跨地域跨行业的优化配置，2004 年以后中西部劳动力的本地跨行业优化配置。从表 2 可以观察到 2004 年之前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和东部地区有更强的趋同性，而 2004 年以后西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东部。从图 6 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 GDP 的贡献趋势变动来看，西部地区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来临，劳动力配置效应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必然会缩小甚至消失。

图 4　东部地区各省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 GDP 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程计算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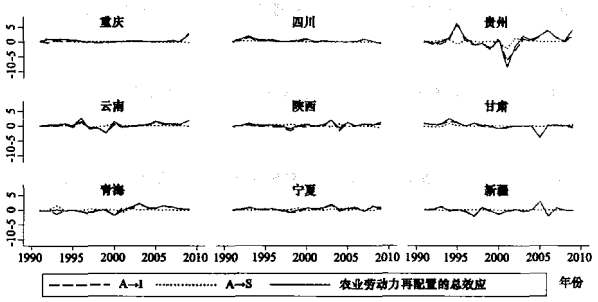
图 5　中部地区各省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 GDP 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程计算数据绘制。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 6　西部地区各省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 GDP 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程计算数据绘制。

（三）与现有文献估计结果的比较

表 3 列出了部分现有文献中劳动力再配置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估计。相比之下，本文估计明显较低，仅和姚战琪（2009）的估计结果比较接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表 3　现有文献估计结果不完全汇总

文献	估计区间	劳动力再配置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	劳动力再配置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份额（%）
World Bank（1996）	1978～1995	—	30
胡永泰（1998）①	1985～1993	1.2	—
蔡昉等（1999）②	1982～1997	1.62	20.23
王小鲁（2000）③	1979～1999	1.33	—
潘文卿（2001）④	1979～1999	1.69	19.92
姚战琪（2009）	1985～2007	0.32	—
张广婷等（2010）⑤	1997～2008	1.99	13.27
本文	1991～2009	0.372	6.607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搜集整理。

第一，蔡昉等（1999）和王小鲁（2000）考虑了更多的解释变量，但这些解释变量的核算带有更强的主观性。例如蔡昉等（1999）增加了人力资本的因素，但人力资本的核算采用简单的受教育年数计算的方法；王小鲁（2000）则考虑了制度变革和城市化的因素，城市化水平指标更容易受行政的影响。本文由于分产业计算，鉴于技术上的可行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没有考虑以上因素，这可能是造成估计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第二，在对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概念定义上存在偏差。以上估计数据较大的文献大部分并非考查的是农业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效应，而是整个劳动力的配置效应，显然按照后者计算的结果会高于按照前者计算的结果。采用钱纳里等（1995）⑥ 方法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法的文献大多考察的是劳动力总的配置效应，也就是后者；而本文采用 World Bank（1996）方法，计算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劳动力配置效应，另一个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

第三，从分时段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是递减的，估算的时间区间距离当前越早，均值会越大。本文考察的时段是最长的，且距离当前最近，也会导致最后的结果小一些。

第四，关于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数据，由于正规统计资料不能充分反映迅速变化的劳动力结构特征，导致估计的结果差强人意。例如第一产业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仍然很低的结论，本文计算结果全部小于 0，高估了第一产业可转移的劳动力的数量和趋势。

第五，以上文献大部分采用的数据是经济的总体数据，岳龙华（2011）⑦ 利用总体数据估算结果与以上学者估算结果比较接近。但本文采用的是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估算的结果应该更接近现实状况。

第六，由于估计时间区间的差异比较大，经济和社会变迁差异很大，估计的不一致也是正常的。因为以上所有这些研究方法在用于表示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中并没有包含主要的制度因素，例如劳动力流动约束的松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等。众所周知，这些政策和外部因素在 1990 年代以来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很大，极大地左右了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因此，本文估计 1991 年～2009 的劳动力产业转移对 GDP 增长贡献的结果也是合理的。

尽管本文的估计有以上缺陷，但是并不影响文中做

① 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经济研究》1998 年第 3 期。

②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 年第 11 期。

③ 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经济研究》2000 年第 7 期。

④ 潘文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及转移效益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1 年第 3 期。

⑤ 张广婷、江静、陈勇：《中国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 年第 10 期。

⑥ H. 钱纳里、S. 鲁滨逊、M. 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9～359 页。

⑦ 岳龙华：《中国劳动力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 年第 5 期。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出的有关中国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趋势的基本推断和相应结论。

四、结论性评论

本文针对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1年～2009年的三大产业的面板数据，运用World Bank（1996）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核算进行了分解，并分析了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动趋势。结果表明：

第一，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尽管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之一，但是现有文献高估了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分解，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还主要依赖于资本投入的拉动，劳动力投入的拉动和劳动力再配置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都比较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显示出什么作用，计算的结果大多数年份为负值。可以认为，经济各部门内部的生产要素的不合理配置和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扭曲造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小。

第二，实证结果还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从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来看，2004年之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这折射出2004年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域跨行业配置的特点。随着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开始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表现在2004年之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说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也开始由跨地域跨行业配置转变为本地跨行业配置方式，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

第三，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表现出递减的趋势。通过分时段的考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均表现出递减的趋势。当然，随着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应该趋同，这是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水平提高的标志。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会消失。事实上东部地区已经表现出了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消失的迹象。如果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赶不上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的速度，东部地区缺工的状况会更加严峻，“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共存的现象会长期存在。①

第四，研究还发现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的根源在于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缓慢。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各行业内部的增长效应，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配置效应对增长的贡献很小。

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折阶段，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都处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市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再配置理应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这表明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任务艰巨，产业结构调整能否与劳动力市场结构匹配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的扭曲状况能否得到矫正，就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本文作者：岳龙华是四川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杨仕元是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姣娜

① 这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并不矛盾。刘易斯转折点中考察的劳动力主要是不熟练的劳动力，对中国的现实状况而言，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和大学生群体是不同的。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ese Labor Reallo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Yue Longhua Yang Shiyuan

Abstract: Although the reallocation of labor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labor-reallocation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was over-estimat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labor-reallocation effect i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showed a strong consistency before 2004. However the effect in eastern region began to be less than that in western region after 2004. The labor reallocation effect has shown a decreasing trend in either eastern or western region. So far Chinese labor reallocation effect has not been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The reason is both the rapid growth of capital input and the slow growth of labor input.

Key words: labor reallocation; economic growth; dualistic economic; structure changes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